五十

前漢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李廣　孫陵　蘇建　子武

衛青　霍去病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張湯　子安世　安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纘　緩　弟鈞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喜賓

客孝文時爲宗相病免孝景即位爲營事帝第梁孝王
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上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公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
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
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
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
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袁盎繘等百餘人諸名將嬰士在家者進之所
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嬰
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引兵東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
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抗禮四年立栗
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爭弗能得乃謝病屏
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竇宗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
遂乃說嬰曰能貴竇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
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弗不能救又不能死自引謝病
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祖加慙自明揚王上之過有如
兩宮鼎峙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桃

侯免相實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
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沾音貼薄也）多易難以為相持
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實嬰已為大將軍
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
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
（盤盂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六篇）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
蚡以舅封為武安侯茅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
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上所填撫多蚡

賓客計策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
曰魏其侯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
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
尉相亞等耳又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譽者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
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能聽
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

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
爲列侯多尚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
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竇以
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而
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
翟爲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
日益橫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

不辦免上以蚡爲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
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即位富於春秋以肺附爲相
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以肺附爲相
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
後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
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
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王信北鄉自
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
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賣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

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嬰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爲將軍屬太尉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嘗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士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而義之恐士夫乃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夫爲中郎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灌將軍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

樂衛尉實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實太后昆弟上
恐太后誅夫從夫爲燕相數歲坐法家居長安夫爲人
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
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
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
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
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
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下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又
實嬰失埶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蘗之後棄者蘇林曰二
人相倚引繩直排根竄之者不與之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彊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者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梳編引前卻爲根格也史記作編而根格之也今楚俗猶謂牽作批根批音普結反義猶排退也

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
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也稍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過丞相
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人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
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其夫人益市
牛酒夜灑埽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

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人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謝蚡（謾猶謐也詐爲好言也讀與慢同）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平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嬰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實容君聞遂已俱解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

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蒲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
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乃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平毀程不
直一錢今長者爲壽乃效女曹兒呫囁耳語呫音
叉囁音
人涉叉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李廣爲東宮
不識爲西宮今
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
陷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戲夫大出蚡遂
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
謝陵夫項令謝夫會怒不肯

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勿灌夫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請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
憐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
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身爲救夫人諫
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密可救邪嬰曰侯自
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仲孺獨死嬰獨生
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
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
醉飽得過乃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爲橫恣

叛逆不道嬰屢無可奈何因言竊短竊曰天下幸而安無無事竊得爲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議論腹誹而心謗仰視天俛畫地辟倪兩宮間辟音普計反倪音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

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如本脛大如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餘皆不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此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

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
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
言嬰無官位版授也
首鼠一前一卻也　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
魏其毀君君當勉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
其必內媿杜門齰舌自殺令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
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
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雠欺謾劾繫
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
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
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
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
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
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
矣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譫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
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
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

迎安覇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盼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捍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破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偕於天子天子聞之

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盛嚴乃怒謂使者弗見案責王所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惟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亂一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鄉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怨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太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嫉鄉小縣驅馳國中欲奪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

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悲孝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猶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羊勝說之欲請爲內史竇太后聞之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諸所嘗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勝詭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慶於皇帝孰與太上皇

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王曰不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閒然高帝曰提三尺劒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君千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一言之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着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喪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后宮車即晏駕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為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

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說勝自殺漢便遣報梁事罷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失官居家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遣太尉田蚡為丞相安國遷為衛尉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

文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
獸心遷徙爲業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
不足以爲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勞
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臺臣議者
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
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
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
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
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

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
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嗣以時蕃廡富實匈
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
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
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
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皆鞍高
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
伍而無忿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憂者也不以已私
忿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

約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兵聚之廣武當
胡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莫不憂者孝文寤於
天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
大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
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
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
爲不能戢兵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
國樲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
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
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日自三
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
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
悍亟之兵也至如疾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父慶耕織以
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
臣聞鳳鳥棄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
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
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

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逢蒙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貲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戰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

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枭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重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

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
然而許之翁壹乃詐斬死罪因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
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
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
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
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
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
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閒有告之者單于還去塞下

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能及王恢等皆罷兵上
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
單于接而吾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吾以
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十三萬
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
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
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太后以蚡言告
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
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十大

天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盡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奉引送葬至霸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寨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瘉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寇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掠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敗失亡多甚自愧無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盡遂者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隱厚篤行君子上方倚以爲漢相會其病卒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日與匈奴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後匈奴大入上

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立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山陳廣之百餘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餘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

匈奴亦有數千騎追射擊之廣之百餘人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我今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如前進今到匈奴二里所止令曰

皆下馬解鞍臥
以我爲走今部
其兵廣上馬馳
騎中解鞍令十
夜半胡兵以爲
旦廣乃歸其人
帝即位左右言
識時亦爲長樂
及出擊胡而廣
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
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
卒犯之無以禁下
亦不得犯我是之
畏廣士卒多樂
爲之中大夫爲
使大軍伏焉邑
覺之士皆漢軍

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不識爲名將然匈奴
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
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焉邑城
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

擊匈奴匈奴亡
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
之臥行十餘
騰而上胡兒
得其餘軍因
歲與故穨陰
從人田間飲
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
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
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
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
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
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
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
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
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

多破廣軍亡二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
廣傷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
因推墮兒馳
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
伏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
遂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

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圜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無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若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漢軍罷

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初廣與從兄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更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愛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吶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之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

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言命窶不調合也）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憾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乃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曲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歲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户奮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千

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君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怒敢擊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待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數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禹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劒斫絕檻欲刺虎壯之遂救止禹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士從陵下吏死陵字少卿少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御史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

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士心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無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皇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前擒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及五千人並擊東西浚循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

發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令虜入西河與引兵西河遮鈎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塞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趨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會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

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弓弩令曰聞鼓
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
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
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
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
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
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
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
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南循故龍城道西行四五

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
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
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
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
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
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
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
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

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
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
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頼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
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
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
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
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
二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刃抵山入陿谷
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

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
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
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淳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
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
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可以脫矣
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去猶有得脫歸
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氷（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期至
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
俱上馬壯士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

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輸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毋弟妻子

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
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
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
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
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
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
丁靈王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王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
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

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將
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
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
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
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
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
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

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同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
請少卿來歸故鄉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
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
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
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
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
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
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武字子卿以父任
兄弟並爲郎稍遷至栘中廄監栘音移時漢連伐胡數通
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
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
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
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
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
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
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音工侯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
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
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甚怨衛律常
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
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閼氏子弟在虞
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
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
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乃
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
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
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
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劍自刺衛律驚自抱持
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
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
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

常欲因此時降武武剚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其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屈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艸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

上音時掌反 音居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蘄王愛之給其衣食

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當服匿宮廬王死後人衆從去其

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

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

說足下虛心欵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立人之地信

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長君武從至雍棫陽宮扶

輦下除觸柱折輈劾大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

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陽卿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立詔使捕陽卿逐捕不得懼誅

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

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

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

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

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

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

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

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

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區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已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使復至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

渡沙漠爲君將兵擊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兮雖悔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孝武帝廟園陵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

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之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毀先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奪其事以武前在匈奴不降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父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遭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

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崇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

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領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屬國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其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云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揚州刺史盖寬饒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

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另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羊數千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

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
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鷹門
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
衛尉廣爲虜所得既而侯是後匈奴仍頻侵犯邊元
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
出鷹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
西至高闕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
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
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使建
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
以征厥罪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
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虜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
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
卒捕伏聽者伏於隱蔽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馬
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其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
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鷹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
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

將軍立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郎中令公孫敖爲騎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襄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戲下搏戰獲王

封說爲龍額侯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
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
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
陟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季息
及校尉竇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
意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
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大僕賀爲左將軍翕
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
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

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　蘇建趙信
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兵且盡信
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
犇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二十去歸青青問
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
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
千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
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
附待罪行閒

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
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
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
天子不敢專權不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
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以
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弋從大將軍大將軍
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
以百里趣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

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户斬單于大父行
藉若侯產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户封去
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
百級封賢爲義利侯驕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
百户是歲失兩將軍二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
至上弗誅贖爲庶人青曰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
寵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貴戶二子皆爲
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親幸而宗族未
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

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青青爲東海都尉校尉
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通軍知善水
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爲博望侯去
病侯三歲元狩二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
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遫濮涉狐奴歷五
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殘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
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
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靡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
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
壽去病二千二百户青青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右賢
單于道博望侯張騫部中人公孫敖俱出北地
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
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
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石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
侯失道不相得亦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
將軍涉鉤耆濟居延遂窺鹽澤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
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

五王王哥單于關氏王子
尉六十三人師大率臧什
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
騎將軍斬遽濮王補都尼
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
千二百三十人前行捕虜
千四百人封破奴爲從驃
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
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
封不識爲浮沮侯校尉宗譽
爲宜禄侯騎將軍趙信爲
長平侯合騎侯敖坐行
驃騎將軍
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
與壯騎先其大軍亦有
將常留落不屬由此去病
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
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
人先要道降是時天行
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
去病既度河與渾邪衆相
欲不降者頗道去去病乃
斬士萬餘人遂渡河擊
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
幸未嘗亡絕也然而諸宿
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
渾邪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
襲邊乃令去病將兵迎之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
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

欲士者八千人遂獨遣燕王盧綰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巨萬封燕郡王食一萬戶爲下蔡侯雖燕爲燕王而侯禽黥爲河綦侯大當戶調雖爲當樂侯於是上喜布之功曰驍騎將軍去病及厥衆萌咸弊於率以軍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率衆來降開道既通南越破東越降朝鮮平西南夷以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

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騷役乃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酋在河南地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二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東乃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

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單于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會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　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去病驕兵車重與大將軍重等而亡裨

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捕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軍允之士約輕齎絶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二人將軍相國當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阜行殊遠而糧不絶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將軍博德爲彊侯驃騎將軍會興城不失糧食

至臨余山斬

捕虜二千八百級封浞野侯趙破奴爲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爲北支樓剽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渾

德爲邘離侯北地都尉衛山

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户敢二百户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户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

閹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後入塞者不滿二萬匹乃
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
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
驃騎日益貴幸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
爵唯獨任安不肯去驃騎亦
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
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
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畢餘棄溷圂而士有飢者

[illegible]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illegible]病尚等域躍
[illegible]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
於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
年薨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
象祁連山誼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嗣嬗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
無子國除自云病死後青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
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發千侯登皆坐酎金失侯
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illegible]元封五年青無它誼曰烈侯

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殺圍單于後十四歲而立竟不
復擊匈奴著以漢馬邑一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
西南夷以故久不伐朗 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尚
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
笑曰此出吾家常騎簿 武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
於是長公主乃風白皇后言之上乃詔青當平陽主與
主合巵起家家產出千金嘉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
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
封凡萬六千三百戶為侯千二百七十并之二

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公為特將軍十三人
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李息郎中令李息郎中令李息自有傳
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屯
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
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
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
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

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擊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

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爲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武帝立十八年爲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祋翮人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二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史侍中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二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
虜十一餘萬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
西方益少胡冠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户其校吏有勇
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擊左
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
馬出北地封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二歲爲匈河將軍
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
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君匈奴中
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
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
侯皆奪國征和中奚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
貴盛自有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

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是以夙夜不皇康盛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其閒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治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甚於韶於周莫甚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莫不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操持或諄繆而失其統與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爲層層夙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惡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

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厚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千孰事書言之不泄興于朕躬丐後嘉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仰舒對已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教化之所以深入教化於民者而以禮樂之功也王者未作禮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

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
也其變民也易其化公
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
也夫震氏之不爲政久
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厲不絕也至於宣王思
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
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
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
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
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
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
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
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暴生諸侯背畔殘賊良
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
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往者非其人而所絕者非其
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
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
業天之而作上天祐之爲
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
人力所能致而目至者此受
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
至後世遙佚衰微不能統理
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

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
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
天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
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
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鄙夫天
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陶冶者之所爲猶仝
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
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
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
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
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
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
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
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

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而大豐嘉生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

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
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
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
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
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
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
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欲

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
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
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熬爛如此之甚
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失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
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
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化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治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溷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驅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而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王者脩飾故受天之祐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舞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士以輔德二端異焉朕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天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

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治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各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舜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無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

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
姓散亡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
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
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
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
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室性牲之
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聖
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
異於連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
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
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
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
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俛伤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
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

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
外有事君之禮內有尊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
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
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
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
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衣
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效也然而功不
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
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風寤晨興憂勞萬民
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亦未云
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
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
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
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貪窮孤弱冤苦失職甚
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氛充塞災害遂黎
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
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
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
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
有司竭力盡知務治赴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
取責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
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
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
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
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偏得天下之賢人則
三王之盛易致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
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而
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莫臣之罪令勿塞制於文使
得切磋究之官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
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
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
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感當世之務哉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君昧與夫三王之教所
祖不同而旨有失或謂父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
子大夫既已著天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心之究之
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

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嘉惠留
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
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猶未盡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
白指不分明此臣淺漏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
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
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
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
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
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

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攷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甚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

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敬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縈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

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漫微寖漫滅寖明寖昌之道靈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

翼故受厥福盡善而身尊此謂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所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智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爲安不知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

祖不同而皆有失古謂之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
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
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眹
而不行舉其偏者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
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
王者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
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
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
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
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
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
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
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頡周之文致用夏之
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
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
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

道師之言庶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
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
及也然而臣竊有愚者夫古之天下今之天下今之
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
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
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
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
於天嘗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子之齒者去其
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
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
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
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
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
務此而忘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
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
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

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六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士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

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立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奚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粤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殺有三仁寡人以爲粤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

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
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
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
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
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
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在
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
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
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
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
從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
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經
世擬其切當施朝廷者著于篇

列傳第十一上

通志九十八上

通志九十八下

前漢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劒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

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彊往一座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

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尊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

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生天子田獵犬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辨烏有先生者亦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籍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奢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掩兔轔鹿射麋格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偏睹也又烏足以言外澤乎齊王曰

鮮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律萃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坋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瑊玏玄厲礝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蔵菥苞薛沙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茛蒹葭東牆雕胡蓮藕觚盧奄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櫨梨樝栗橘柚芳芬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豽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駟駼之馬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旌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蹶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轶駒駼乘遺風射游騏倏忽悶淒浰雷動猋至星流電擊弓

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胷達掖絶乎心繫獲若雨獸撟草敵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紈綷縩羅紈露袒裸裼衪紛紛紜紜組織纖羅垂霧穀襞積褰繐帷拂徐衽回鬱桡谷紛紛裶裶揚袖戚促裾鄭衛妖服靡曼美色於是搴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纖纖趾動容消息若神之髣髴於是乃羣相與獦於蕙圃媻姗勃窣上於金隄拂翡翠射鵔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鶴連鶇鵠雙鶤下玄鶴加怠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檝張翠帷建羽蓋闿毒冒鈞紫貝

揵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謳流澋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琅琅礧石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獡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

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
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
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
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
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
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蔕芥
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
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
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
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
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
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
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
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
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
鎬潦滇紆餘委蛇經營其內
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
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
疆畫界者非爲財阜所以述職也封
禁守藩而外私肅
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
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
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
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
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
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
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
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蔕芥
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
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
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
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
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
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
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
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
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
鎬潦滇紆餘委蛇經營其內

西南北馳騖往來山乎椒丘之中過乎泱莽之埜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隈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澤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澈浏滂濞沆瀣既宮隆雲揜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罄瀺灂雲屯隊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漉漉淈淈淫淫洁淫汩淫淫舡沫汩急漂疾俶遠長懷寂憭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潰瀸湖衍溢陂池於是蛟龍赤螭虯螭蟉蟉蜿蜒偃蹇連卷漸離鯨魚鱏鯉禺禺鮭鰭鱗鱗鱗

持若蓀鮮支黃礫蘅芋青薠布濩闕澤延曼大原離靡廣
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肹蠁布寫暧
藹咇茀於是平周覽氾觀繽紛轠薁芔芔悅忽視之無端
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扈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
波其獸則庸旄貘犛沱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
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驗㹠
駝蛩蛩驒騱駃騠駾驢贏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
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壁璫輦道繚屬步櫩周流長途
中宿夷嶠築室臺增成巖突洞房嬪妾侍巾櫛於是乎通川過於中庭磐石嵓嵓
倚傾嵯峨巉嶪嶭業業亥削崢嶸攲現碧琳珊瑚叢生琨玉旁
唐玢幽文磷赤瑕駁犖斑雜垂其間曄來璀璨和氏出焉
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燃柿亭柰厚朴樸橐
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薁棣苔遠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
園馳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機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
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櫟櫧華風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

閒攙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
葰楸櫹立叢倚連卷櫺侻崔錯發散坑衡閜砢垂條扶
踈落英幡纚紛溶前蔘猗柅從風蠷蓯荏菥歙蓋象金石
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虎旋還乎後宮雜襲粲輯被山
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窮之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
蜼玃飛蠝蝚蛭蜩玃蠼蜫衡胡觳蜮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
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拔捷攫蝠捎希間牢落陸離爛漫衆
多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
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鑲象六玉
虯拖蜺旗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陼泰山爲櫓車騎霈起殷天
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漫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
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拲羊蒙鵰蘇縈白虎被斑
文跨谿谷馬陵三嵕之危下碛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
水推蛮廉弄解豸格蝦蛤鋋猛氏翍冥裹射封豕箭不
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乘輿弭節徘
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

促節儵忽遠去流離輕禽聾弦發矢纔加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貫蒼穹弱蒲白羽射游梟櫟甍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勢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虛立與神俱闌玄鶴亂昆雞遹孔鸞促駿騭掉翳鳥捎鳳凰捷鵾鷄雛捽鵰明道盡塗殫廻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捽乎及鄉蹙石關歷封巒過雉鵬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鉤獵者之所獲徒車之所闐轔轢麋鹿輸積如丘阜蹈藉與其窮極倦欲驚憧讋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顯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閜闒轧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

慮妃之徒絶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繹約柔橈嫚嫚嫵嫵嫵

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杭士之精費府庫
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
貧雖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
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圃居九百是草
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
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
曰鄙人罔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
子以爲郎士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
言雲夢所有甚衆後靡多過其實且非
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
夜郎棘中發巴蜀卒吏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
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
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
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
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
于怖駭交臂受事盡瘁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
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左右秉鬯禹太子入朝南夷之
君西棘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台忌延頸舉踵喁喁然皆

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
不順者已誅而爲善未賞故遣中郎將
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使者不然靡士
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
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
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
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名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
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
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濶墜中而不辭也今奉幣
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
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
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
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愚使者所
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

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
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
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相如還報唐蒙巴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
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莋之君
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
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
嘗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

夷上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
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
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
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
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功莫善駹斯榆
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
牂柯爲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莋還報天子大說
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

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揚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二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南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幣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懽喜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泮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嶇嵁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儛骭胝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洽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瓊搤蹻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弘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下之一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且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率幼孤爲奴虜係縈顦顇內鄉而悲已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盥盥爲之垂潸況乎上聖又鳥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麟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開涂普
徼罪柯鏤靈山梁孫原剏道德之塗壹仁義之統將慱
恩廣施遠撫長駕便疏逖不閉勾奚暗昧得燿乎光明
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選邇一體中外禔福不
亦康乎夫極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
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
哉且夫王者固未立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
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爲和鸞揚樂頌上德盛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

高徵焦朋已翔乎冥冥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今是
諸大夫茫然喪其故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
哉漢德此鄙人之心願闕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
罔靡從遷延而離避其後矣育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
矣官居歲餘復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
疾與卓氏婚饒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
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
好自擊熊豕逐禽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
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

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禽駭不存之地犯扈蹕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兕則有利獸之樂而內無有變之憂其爲害也不亦難乎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銓以爲蔡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

者避危以無形觀故名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乏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望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窅窈芎通谷嵸涬發石泝流觸以求通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名瀨弭節容與兮歷吊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諛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烏乎嫋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

無歸而不食相如拜爲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
如見上好神僊因曰上林之事太尒美也尚有靡者臣
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居
山澤間形容甚古而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
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
少留悲世俗之逼阨兮竭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
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燿之采旄垂
旬始以爲幢兮麾招搖指橋以偃蹇兮涉清雲而

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豐而蹕御兮
清氣氛而後行屯余車而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
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嬀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
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騷擾衝
蕤其紛拏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龍茸
兮衍曼流爛痰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
鬼谷之嶕巖巖巍巍偏覽八紘而觀四海兮趨度九江越
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奄息葱
極汜濫水嬉兮使靈嫝鼓琴而舞馮夷時若曖曖將混
濁兮召冥豹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侖之軋汹洸忽兮
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登閬風而遥集兮亢鳥騰而壹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
兮乃今日覩西王母皤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
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
足以喜邑車謁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
餐朝霞咀噍芝英兮飢瓊華偃蹇寢興而高縱兮紛鴻溶
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驂游道而脩
降兮驚遺雰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

遺屯騎於玄關兮斃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
嵺廓而無天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乘虛亡
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
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
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
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
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
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顓窮生民歷選列辟以迄
乎秦率邇者踵其聽迹者風聲紛紛輶軒交錯而不絕
者不可勝數也猶昭夏崇號諡益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時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莫
詳不可得聞已下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
后稷后稷創業周室隆大行越夷易易遵也湯
善終哉然無異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
周室隆大行越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
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
龐洪易豐也盡慶著明易則也垂統

順理易繼也是
元終都攸卒未
甫登太山建顯
義奚覩四塞雲
沾濡浸潤協氣
惡鬱沒闇昧昭
珍羣徽麋鹿之
獸獲周餘放龜
於閒館奇物諭
敢道封禪蓋
魚躍魚隕杭休
也以登介丘不
馬進曰陛下仁
德侔往初功無
特劉見意者泰
垂恩儲祉將以
缺王道之儀羣
可辭若然辭之
而榮咸濟厥世
業隆於繼禩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
有殃充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驅羣
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汩滴受
霧散上暢九垓下浹八埏懷生之類
覩流武節焱逝邇陬游原迴闊涘首
晰昆蟲蠕懌回首面內然後圃騶虞之
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議雙觡共抵之
岐招搖貢棄龍於沼鬼神接靈圖寫
叙黨符瑞臻茲猶以爲
之以療微夫斯之爲符
也以登介丘不
馬進曰陛下仁
德侔往初功無
特劉見意者泰
垂恩儲祉將以
缺王道之儀羣
可辭若然辭之
而榮咸濟厥世
羣生義征不諫諸夏樂貢百蠻執贄
興二休烈滾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
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竦以況榮上帝
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望三神之歡
注惡禹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
泰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
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

哉夫脩德以謙替而脩禮地祇發號崇受厚祉者之卒業不可之略術使獲耀列其義祓飾厥窮俾萬世得激以永保鴻名而而覽焉於是天

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稽昌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氾布讙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玄

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詘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也願陛下全之而右因雜縉紳先生有流揚微波盡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于沛然改容曰命乎朕其試哉乃遷

耀炳炳煇煌正陽顯曜乘厥之有章不必謀天人之際已交上下曰於興必慮衰安必畏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侯書與五公子相難中不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有云公孫弘字季次菑川薛人也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中生山不童澤不涸鸞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

人迹所及政行喙息
乎此予大夫脩先聖之
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
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
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
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
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
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
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
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
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
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
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
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
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竣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
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
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
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
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

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
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
聲比則應人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
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
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
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
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
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
者所履也智者術之
明是非立可否謂之
殺生之柄通壅塞之
近情僞必見於上謂
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
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
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
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
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五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客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幣徵弘賢良弘對曰愚臣淺淺安敢比

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淺安敢比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驅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高明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

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者不肯庭辯嘗與主
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
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
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為
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
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亷
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
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
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比築朔
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願罷之
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使發十策弘
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
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
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
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病夫以三公
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
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
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

夫而爲布被自九卿已下至於小吏無
無黯陛下妄聞此言天子以爲有讓
年代蔡澤爲丞相先是漢嘗以列侯
上於是下詔以高成之平津鄉六百
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侯自
功業曼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
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
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

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之力也
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
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
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
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三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
三者所以行之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
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
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盛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因賜告牛酒雜帛君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位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焉既車庫奴婢宮室完牲慶以惇謹復終相

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元始中脩功臣後賜以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用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

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寬使者曰荀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三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其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財半助邊乃賜式緱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貴

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牧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皐令將漕最上以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鬻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彊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

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優褒式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爲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爲文然懦於武

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同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見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故聞之久矣湯固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

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無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尚書一篇上說之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畏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閒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笑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帝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先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

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盡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言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開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精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太元本瑞登告成宗發祉閶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故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乃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一君位九年以官卒

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寧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

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牒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
老吏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
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
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寫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
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
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
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志在奉公孤立湯為
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音干乾沒者豫
居物以待之得利

為乾沒利為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
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是
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決
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為上分
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掾絜令揚主之明奏事
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為臣
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釋間即奏事上善
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監掾史某所為其欲廣吏揚人
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

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户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内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譽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連篇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爲功多此類由是益貴往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旨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已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

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
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
蕭然苦兵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閒天下
寒心數月吳楚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
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
疏骨肉使藩臣不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

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山自度辭窮且下吏曰能乃遣
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為大吏
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
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
中文事薦數猶簡閱也數音色主反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乃使人上飛變告文文姦事事
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
安起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目閒里主人

湯自往視病爲謁居膝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
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
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膝足疑
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不能事連其弟弟數導官湯
亦治它因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謁居弟
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鑄文事
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
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

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
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
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
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
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
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
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部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
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吾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
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

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
君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
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
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
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為湯乃為書謝曰湯
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置位三公無以塞責然
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
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
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羊車有棺無槨上聞
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
殺出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安世字子孺少以
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
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
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比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
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
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
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
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

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
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
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
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
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户功次大
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
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安世事孝武皇帝
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
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真位以爲大將軍與參領

光祿勳事使尊精神變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
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
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
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繼大將軍唯天子財
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
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
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亦以禹
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

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
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
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
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
病出閤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
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
賢達能豈有私謝罪絕畢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
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
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數歲去之官安世閒

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
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禄勳郎有
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
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遥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
恚怒誣汙衣冠自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
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
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大僕
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

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
庭賀内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
密高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
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
材美安世輒絶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
帝立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
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爲恩德侯置守家二百
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
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内侯故安世深辭賀
封又求損守家户數減至三十户上曰吾自爲掖庭令
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爲賀置守家
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家西闕雞翁舍南上少時所
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侍中關内侯彭祖爲
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
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安世以父子
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詔都内别藏張氏無名錢以百
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大練夫人自紡
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織微是

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
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
骸骨不許復彊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
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
壽嗣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
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
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
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
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

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
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
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豈
不厚哉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
主公主元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
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
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
皇后嫁女大官私官私官皇后之官也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
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

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
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關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
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
不節甚以過放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
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
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
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
使樂府音監景武彊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
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奔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
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東長吏子弟
所破器物宮中皆藏共伏匿奔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
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
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
屬輒亡入放第不得捕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
感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
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
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上不得已左
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爲言出

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故久不還
放壅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
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
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爲侍中先祿大夫秩
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
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
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
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
形勢千秋口對其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爲不材歎曰
霍氏世衰張氏興矣乃減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
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
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貴戚放子純
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之遺風王
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
爲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所事帝
徙奭其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

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告人上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爲中尉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遷而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釋父繫待問而微見其寬狀容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尉吏有一焉及父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惟少子延年寬厚云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

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
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
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稱田使者燕倉知其
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
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
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
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
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
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

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以
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
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
子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
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
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
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
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二千石以下外內
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

乃奏記光爭以爲宜誅罪人有常法今更抵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膂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父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廢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後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與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出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

定策安宗廟益户二千二百户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頴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皆封侯益土延年爲人安和備於事故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數千萬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謀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

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次數遷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奴婢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户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彊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内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元禄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二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

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綏嗣綏少爲郎本
始中以校尉從浦類將軍擊匈奴還爲諫大夫遷上谷
都尉鷹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
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官屬稱其有恩元帝
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轉上書入錢穀以
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二郡
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惟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
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貞偏育故不好爲吏茂
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
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
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
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貝助鳳
父頃侯禁與欽兄綏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
將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爲人深博有謀自
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
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
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

亂嗣有賢聖之君制慶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悔異態後悔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上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

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以為言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與欽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之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

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
屬無垂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
理之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
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
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
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
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
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
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
出人君之言一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
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求而不得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恕乎哉
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
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
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
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後悔萬姓之力以
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言以誅忠良
賢俊失在當位大臣怨於下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

以奢泰持也惟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敢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敘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不廉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言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殼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殼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

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憂焉言之則褊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亡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惟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如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内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猶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襄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國有旦奠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開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迹相去合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願深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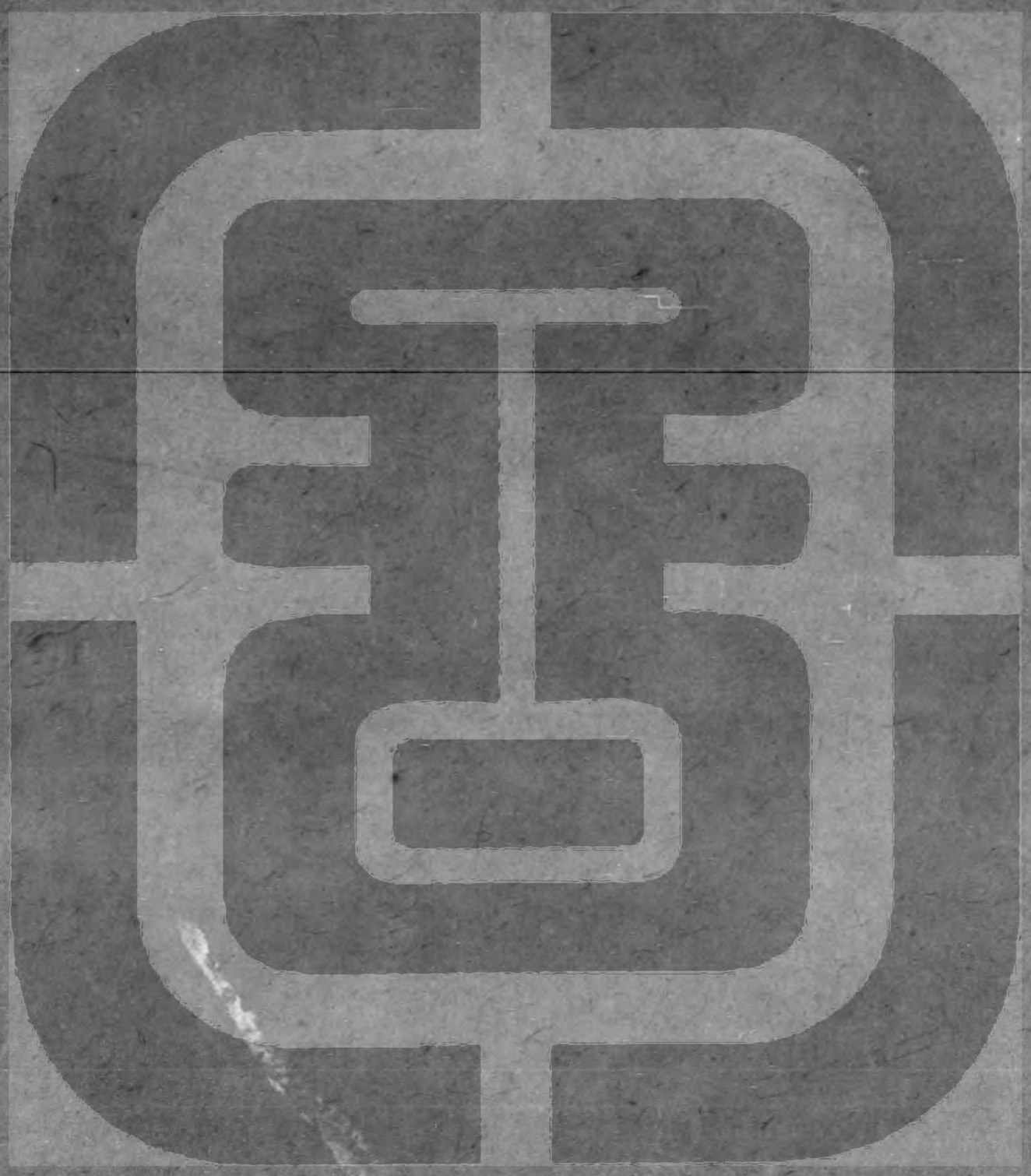
鳳亦不忍廢復起鳳憚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
說之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
室也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
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王上王上之與將
軍哉夫欲天下治安息黥冥之意莫有將軍王上昭然
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旦困我唯將軍不為四國流
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於是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
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冤寃之以譏朝廷
欽敬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

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
如是則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
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
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
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
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
人欽兄綏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薨子業嗣
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畏權貴與
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

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淳于長有罪當就國長舅
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
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雒陽獄
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真春
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
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
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故亭大
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
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

進復奏立黨宏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
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
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
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
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
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
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便丹奏咸爲婿利請案驗卒不
能有所得而方進果白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即時詐欺
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

進權太甚寮師冊行能無異及亮祿勳許商被病殘人
皆但以附從方進掌獲尊官冊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
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
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冊知而白之此
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脅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
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
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
熏蕕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
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
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
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
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
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
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訴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
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
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
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

帝貟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業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庶人業復上書說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

拔用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閣略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京帝妹頼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弗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絶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